

而雕州志序

書

論朱子守南康下車先求郡志論者

吐為得為治要領諫執言乎人情思

俗非志不詳遺獻舊文非志不徵川

原道路戶口物產以及古管理亂之

迹近今遷監之陳亦皆非志不著本

此出治廣得因地利宜因時制宜  
方固不同鋪張粉飾徒事豐文已也  
雖於周時爲宋鄆嬴氏始建城郭曰  
襄邑漢魏隋唐之世隸屬不一趙宋  
建爲拱州而邑始歸州金時屬開京  
路而州始名雖在元屬汴梁路在明

朝

屬開封府嘉靖年改屬陳德府而我

國之居中原之要區故並亂則兵戈

易及鄰杞宋之故國故並治則文物

懋昌其有志世創始於明宏治年郡

人李孟暘一脩於嘉靖年州牧程應

登再脩於數

朝康熙丰州牧馬莊英陳應輔自時厥

後固有繼叙秩於光緒十丰奉

命來牧是州頻丰以來兩建廟壇一條

倉廩一建洛學書院皆罄所得俸錢

爲之無設畚引茲州志所關尤鉅獨

念康熙癸酉迄今閱二百餘丰吳其

間官斯土者詎無一二閎博淹雅之  
才之學顧聽其沈淪湮泯而不爲之  
所凡事之難履之後知誠慎之世則  
以枚之不敏獨舉并人所難者而易  
之重以兵燹之後故老盡矣典籍蕩  
然貿貿爲之保無爲識者所姗笑乎

用是忤然於心而不敢輕率以從事  
也既而思之夫康熙癸酉迄今閱二  
百餘年矣凡一切流風善政與夫嘉  
言懿行其沈淪湮泯者固多其有可  
參究足爲志乘光者亦復不少使存  
思難之見而藉口於藏拙無論後之

視今亦猶今之視晉就令繼起有人  
慨然抱興脩之志而閱時益久蒐輯  
無從將今茲之所謂有可考究足為  
志乘光者亦復踈於沈淪湮泯而太  
息痛懼於無所藉手以告成功是誰  
之過歟言念及此而脩志之議始淺

庚寅春設局於洛學書院延邑中老  
宿田曰佃等四十九人令司採訪之  
責榜示遠近鄉鎮一拜辟曉又歷稽  
大府之官牘自夏迄冬稍稍成帙爰  
聘學古之士代爲創稿枚亦時時商  
訂其間十閱月而成書書中體例悉

仍其舊蓋不敢自所於仕者以林聊  
取事蹟綴諸簡末以貶考證備遺忘  
而已間有不得已而妄爲增多亦第  
求義理之當非欲效苟異者之所爲  
也書既成將以就正於當道諸鉅公  
狀後付之梓人以存一邑之文物謹

述其緣起如此唐柳柳州與韓昌黎  
論脩史書曰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  
不設忘同職者後之繼今者亦各以  
所聞知孜孜不設忘則庶幾不墜使  
率有明也夫史與志鉅細迥殊而有  
關政教則一區區之意竊願效之尤

願後來官斯土而具閎博淹雅之才  
文學各匡我不逮而政其疵謬將因  
地制宜因時制宜之方於是乎在夫  
豈同鋪張粉飾徒事虛文云爾哉

皆

光緒十八年春正月中浣道員用在

任候選知府兼罷雲騎尉知縣  
德府睢州事縣安土枚遵周甫序

續脩睢州志序

自漢書志地理而郡縣之志  
以昉志也者非徒紀累朝之  
文獻述一代之典章已也蓋  
將因是以攷守令之莅於民  
者若何民之受治於守令者

若何與夫風俗之遷而善者  
幾何年教養之作而興者幾  
何事而守令之課殿最昭汰  
戒者胥於是乎在然則志之  
所繫顧淺鮮乎哉慶以己丑  
嘉平由比部郎

簡守宋州自雍謫陋欲廣其識  
因念志者前事之師也下車  
求之闕焉弗備蓋自兵燹而  
後九屬志書僅存其四即郡  
志亦付之劫灰時以未遑脩  
復為憾且念今

上御極浚

詔脩會典奉

大府檄屢徵方志而郡邑吏  
無以應不亦重負咎乎方擬  
蒐羅舊本重付剞劂校刊未  
竣事適睢州刺史 遵周王

君以續訂州志彙本寄質喜  
獲我心急讀一通其體例謹  
嚴論斷精切固已尚矣而田  
賦直揭賦役全書則實事求  
是簡而明也人物另增仕宦  
一門則善善從長區以別也